

### 第三十五章 山西救災

高易到達山東青州府四個月前的一天早晨，充滿寒冷的烏雲爬滿天空，籠罩著山西太原府往南通向平陽府的官道。肆無忌憚的北風毫無憐憫地抽刮著一臉淒涼的大地，幾片不成形狀的低飛雪花，沾到地面，遇上低溫的空氣，結成支離破碎的薄冰。透過薄冰，能看到下面龜裂的土地。官道兩邊，樹皮剝光的槐樹，彎著瘦弱的身軀，和枯萎的草叢一道有氣無力地站在無數凍硬的荒廢農田裡。幾隻丑陋的烏鴉，停在槐樹枝上，昂起脖子，一邊朝天空發出忍受不了飢餓寒冷的啞啞叫聲，一邊目光犀利地向毫無生機的世界四下搜尋食物。這種時候，一頭餓斃的牲口，或是一具餓斃的人尸，會給烏鴉們帶來一頓稱心的大餐。

已經歷時兩年，仍然看不到何時減輕的旱災，使山西民間發生嚴重的飢荒。從最初的啃樹皮充飢，到易子而食的慘況，出了太原府，隨處可見。官道兩側的村庄，房屋都在，屋子裡的農具，鍋，瓢，缸也在，卻不見人影。屋子的主人，是餓死了還是逃走了，不得而知。

槐樹上的烏鴉突然拍拍翅膀，興奮地飛起來。從遠處官道上出現幾個小小的黑點，黑點由北望南，由遠而近，漸漸變大。這是難得見到的6個過路人，和一輛木輪手推車。其中兩人騎著騾子，另外四人推著車子。他們急急忙忙地趕路，不時緊張地四處探望，推車的四人腦袋冒汗，頭上和嘴裡都噴著白氣。

傳教士李提馬泰一身中式打扮，氈帽棉袍布靴，騎在其中一頭騾子上。他到中國以后首位受他洗禮的基督教徒程先生，一個曾在長毛隊伍裡當過文書的中年讀書人，騎著另一頭騾子和他齊駕並驅。一輛手推板車，緊隨他們身後，板車上堆著幾個麻袋，裡面裝著

救濟災民的一串串銅線。麻袋旁邊放著人吃的干糧，以及牲口吃的飼料。推車的四個健壯精瘦的小伙子，脖子上套著李提馬泰送給他們的洋毛巾，腰插短刀，顯然他們既是運輸苦力，也是旅途保鏢。

李提馬泰一行，離開太原府后，一路向南，前往災情最嚴重的平陽府。他們白天趕路，晚上要麼在災民多的村庄裡發放銅錢，要麼就在沒有主人的路邊荒屋裡過夜。對於這段旅程最初數天的經歷，幾十年后，李提馬泰在他的回憶錄裡是這麼記載的：

“1878年1月28日，從山西中部出發，一路南行，以考查災荒的嚴重程度。我騎著一匹騾子，帶著一個跟隨，跟隨也騎著騾子。在離開太原時，我們無法直接前往南面的城門，因為街道上躺著一個人，快要餓死了，四周圍了一群人。

“1月29日，太原以南140裡。經過四個躺在路上的死人。還有一個人四肢著地在爬行，已經沒有力氣站起來了；碰上一個葬禮：一位母親肩上扛著已經死去的大約十幾歲的兒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葬者，把孩子放在了城外的雪地裡。

“1月30日，距太原270裡。路過兩個顯然剛剛斷氣的人。一個衣服鮮亮，但卻死於飢餓。往前走沒有幾裡路，發現一個大約四十歲的男人走在我們前面，搖搖晃晃像喝醉了酒，被一陣風吹倒后，再也沒有爬起來。

“1月30日，距太原290裡。看到路邊躺著四具屍體。其中一具隻穿著襪子，看來已沒有什麼分量，一隻狗正拖著移動。有兩具是女人，人們為她們舉行過葬禮，隻是把臉朝地安置而已。路人對其中一具更仁慈些，沒有把她的衣服剝去。第三具屍體成了一群烏鴉和喜鵲的盛宴。”

隨著離平陽府的距離越來越近，李提馬泰他們在路上的遭遇變得越來越令人發怵。有時一整天不見人影，有時突然出現大隊逃荒災民。得到的消息要麼是既將經過的前面某某村庄發生搶劫，要麼是已經經過的后面某某村庄有人被殺。李提馬泰不敢在路上發放銅錢，害怕引來殺身之禍，他必須趕到有辮子兵維護治安的村庄，才敢發錢救災。在那些有

治安保障的村庄之間，是大片無人管理地帶。李提馬泰他們隻能祈禱基督保佑平安，在這些無人管理地帶不懈地趕路。他們的目的是救濟災民，但是他們最怕在無人管理地段看到災民。誰能確定向你乞討的那雙手，不會搶走你車上的干糧銅錢，讓你三天以后同樣餓斃路旁？這種琢磨不定的狀態，一天比一天增加他們的緊張情緒，卻沒有削弱他們趕往目的地的意願。

長著方臉絡腮胡子的程先生，除了他當過長毛，沒有人知道他的籍貫或任何其他經歷。離開太原前，程先生對平陽府的災情作過一番打探。平陽府和附近的臨汾，洪洞，聞喜等縣，共有村庄145個，每個村子人口從63人到1267人不等，平均每戶3.1人。其中一半的人口已經餓死或逃走，也就是估計還有四到五萬人留在那裡嗷嗷待食。種地運糧的牲口已經宰光，既使旱災過去后，恢復生產會十分困難。除非有現金接濟，還活著的那一半人口生存下去的前景一天比一天暗淡。

李提馬泰根據程先生的打探，對救災款項作了通盤估計。根據山西當時的糧價，每人每月需要花100銅板購買蕎麥或山藥蛋糊口。每人發放100銅板，合5個便士。4到5萬人口需要20到25萬便士，合每月900到1150英鎊。他在煙台時，通過教會刊物，越過三大海洋，向英國社會呼吁救災，報道山西因災荒引起的極度貧困，為此浸禮會已經為他在英國募到30000英鎊，這筆錢款足夠讓整個山西的災民過一年，可是由於電訊落后，這筆錢一時不能匯到煙台。救災如救火，他請高易律師在上海代收這些陸續到達中國的款子，滿5000英鎊后，換成銀子，押來煙台。自己帶上在山東當地募捐到的2000兩銀子，不等高易到達煙台，先行來到山西。目前，這2000兩銀子換成的銅板，還剩四分之一，躺在手推車上的麻袋裡。

麻袋裡銅板一天比一天減少，使四位推車的小伙子覺得負擔一天比一天輕，也使他們越來越容易跟上傳教士和程先生的騾子。這段官道有點變窄，兩邊出現起伏的丘陵。光禿禿的丘陵上除了凍成灰色的黃土，偶爾長著植物，像禿子頭上倖存的剩發。幾頭烏鴉從

剛才較平坦的官道上飛來，啞啞叫著，掠過李提馬泰他們的頭頂。不知是盯上他們6個活人，還是在這片丘陵地區發現更有趣的目標。這個念頭隨著烏鴉的飛影，掠過6個人的心裡，激起一種恐懼。和剛才平坦開闊的官道不同，視野在這裡被環繞的丘陵擋住，看不到丘陵上面或丘陵后面的動靜。烏鴉們是不是看到了什麼他們活人沒看到的東西？

"快走！"程先生回頭催促推車的小伙子苦力們，說完往李提馬泰和自己的驢屁股上各抽一鞭。

兩匹脾氣好得出奇的驢子，鼻子噴著白氣，奔跑起來。

這樣跑出半裡路，李提馬泰和程先生與手推車拉開距離，首先到達坡度隆起的一段路面。從這裡往四周看，視野比較開闊，既不見其他人影，也不見那幾隻烏鴉。看來剛才他們是神經過敏，自己嚇唬自己。他們暫停前進，等苦力們推車追上來，然後一齊以慢跑的速度趕路。

終於到了一片高坡地段，往下看，一個似乎有人走動的村庄出現在三四裡路程外的官道旁。

"那是韓家集，"程先生向李提馬泰介紹。

傳教士鬆了一口氣。按照事先瞭解，韓家集是有治安保障的村庄。看到和驢子一般直喘白氣的苦力們，他決定在原地休息片刻。程先生從車上扯下一條晚上取暖用的粗毛毯，鋪在凍硬的黃土地上。傳教士在毛毯上坐下，從懷裡掏出煙台帶來的袖珍晴雨表，測量這個地區的海拔和氣壓變化情況。這是他每次休息時要做的功課，把沿途的海拔，氣候，氣壓記錄下來，積少成多，編成太原府到平陽府的地圖，寄給皇家地理協會，既給下一個來山西旅行的西方人作指南，也為改善山西的交通作鋪墊。這次來山西救災，李提馬泰對交通落后造成運輸困難，救災糧食難以運入山西的現狀深有痛感。要從根本上解決山西的貧困，必須興修鐵路，讓山西和沿海富裕省份連接起來。

小伙子苦力們席地蹲下，從車上取出火鏟煙袋，開始啪嗒啪嗒地抽旱煙，嘴裡呼出

淺黃色煙霧。程先生坐在李提馬泰身邊，觀看傳教士一邊擺弄晴雨表，一邊在拍紙本上記錄數據。

"牧師的地圖快編完了吧？" 程先生問。

"走到哪裡，編到哪裡，沒有範圍。"

"地圖編好了，將來要蓋鐵路用？"

"是的。隻有蓋鐵路，下次災荒，山西才不會餓死那麼多人。"

"蓋鐵路，誰出錢？"

"生意人，官府，誰都可以。"

"官府？憑曾大人的態度，不可能。"

李提馬泰明白程先生的話是指他們剛到太原時，山西巡撫曾國荃接待他們的態度。顯然，那位打長毛立下赫赫戰功的將軍巡撫很不歡迎傳教士的出現。一個洋人跑到山西這個窮地方來，誰知道是來救災？還是通過小恩小惠收攬人心，使百姓跟朝廷離心離德？他聽到李提馬泰帶來的銀子不多，心裡的疑心更加加深。李提馬泰清楚地記得在巡撫衙門擺著12把紫檀木太師椅的客廳裡，自己誠心地詢問巡撫大人如何發放煙台帶來的2000兩銀子時，巡撫大人曾國荃摸著大胡子，狡黠的目光從兩把太師椅間那隻高達兩尺的痰盂移到傳教士眉間那道十字紋，煞有介事地說：

"太原城裡有一個羅馬天主教傳教士，前些天他來為他負責的一所孤兒院申請糧食，你最好把你帶來的2000兩銀子交給他處理。"

於是，李提馬泰興沖沖地找到那位天主教主教，說明自己的來意，卻遭到對方婉拒。被搞糊塗的李提馬泰將此事寫信報告巡撫大人曾國荃，並且請示下一步該怎麼辦，卻再也得不到下文。經過程先生的指點，才使李提馬泰恍然大悟，這是曾國荃故弄玄虛，讓他李提馬泰浪費時間，一事無成，最后隻能知趣地離開山西。看清這個局面，李提馬泰禮貌地又寫一封信告訴曾大人，自己將去災情最嚴重的山西南部平陽府，考察那裡的災情，為發

放即將運來的幾十萬兩銀子作準備。

對李提馬泰擺弄的晴雨表早已看膩，不再感興趣的小伙子們，有的繼續裝煙抽煙，有的干脆雙手插入棉襖袖筒，閉上眼睛休息。他們是程先生從太原雇來的苦力，每天工錢20銅板，他們巴望李提馬泰在山西鄉下轉悠一年，這樣他們明年回家娶妻蓋房的錢就都有了著落。

李提馬泰看到苦力們的疲累，願意讓他們延長休息時間。就在大家心情放鬆，不再記挂剛才幾隻烏鴉的去向時，一個粗暴的聲音像打雷般突然響起：

"統統站起來！不要跑！”

一個五短身材，窄額頭，寬下巴，滿臉凶狠的矮漢，好像從土地裡礮出來。他身穿描有“勇”字的士兵上褂，帶領十幾個衣襟上打滿各色各樣補丁的年青人，手拿刀槍斧頭，圍了上來。

6個行人戰戰兢兢地站起來，看著這群半兵半匪的庄稼人，暗暗後悔，剛才沒有提前結束休息，趕去坡下的韓家集。

看到李提馬泰西洋人的五官，矮漢臉上的神色出現戲劇性的變化。

"你是太原府來的鬼子大人？“

要不是處境危險，李提馬泰對這種稱呼幾乎要笑出來。

"我們是跟這位李牧師從太原來救災的，”程先生用矮漢一模一樣的湖南口音說。  
“請軍爺保護。”

"鬼子大人也姓李？”

"是的，請叫我李牧師。“

"車上是什麼？“

"救災的一些銅板。”

矮漢伸手掏摸車上的麻袋，抽出幾串銅錢，上下抖動，發出脆亮的金屬碰擊聲，引

起其他青年庄稼人的歡笑，然後出乎李提馬泰他們的意外，又把銅錢放回麻袋。

"跟我們走。"

"去哪裡？" 程先生壯膽問。

"韓家集。"

說完，矮漢揮揮手，帶領拿著冷兵器的青年前護後擁，又像押，又像護，趕馬一樣裹著李提馬泰一行，連騾帶車，走下坡去。路上，李提馬泰感覺到矮漢並無多大惡意，便和矮漢攀談起來，知道韓家集原有人口1300，現在還剩900多人，村上駐扎30名（號稱100名）辮子軍維持治安，矮漢是伍長。10天前，逃荒的人傳來消息，有個洋人從太原府來，一路散發銀子救災。聽到這個振奮人心的消息，韓家集的村長兼族長跟帶兵的焦把總商定，每天派矮漢伍長帶領村裡走得動的壯丁到官道上截洋人，務必不要放走洋財神。看到手推車的麻袋裡隻有銅板，矮漢有點失望。

"銀子都分光了嗎？" 矮漢問傳教士。

"不，銀子在太原府都換成銅板了。這次帶的不多，下次我還會再來，親手分給韓家集每一個人。"

"不行，鬼子大人，你不能去分。"

"為什麼？" 傳教士警惕地問。

"你不要命嗎？"

矮漢告訴傳教士，村裡的人都餓慌了，全靠焦把總的30名辮子兵殺人立威，維持治安，至今沒有發生大規模搶劫。但是洋財神到來的消息會讓全村人傾巢出村等待，使焦把總非常擔心，到時候無法控制秩序。光是馱洋大人的兩匹騾子就足以燃起村民的飢火，更不要說車上整麻袋的銅錢。因此，散發銅錢必須偷偷摸摸的進行，不然連鬼子大人的命都保不住。

"怎麼個偷偷摸摸？" 李提馬泰對矮漢用的形容詞很感興趣。

"焦把總說，先放出風去，鬼子大人病倒在洪洞縣，不來韓家集了。然後，等人群散去，村長召集各家最年長的家長晚上去祠堂開會，祠堂門口由我們當兵的守住，在祠堂裡按人頭發錢。"

"這樣也好，李牧師可以在祠堂裡發錢。"程先生插話。

"不，鬼子大人不能露面。一露面，就不得脫身。"

"既然這樣，軍爺現在為什麼帶我們進村？"

"不進村。去廟裡躲起來。"

矮漢所說的是山西各地無所不在的村外關帝廟。

顯然，偷偷摸摸中矮漢早已派人去村裡報告截住洋財神的喜訊。李提馬泰一行來到外表看上去行將倒塌的關帝廟時，韓家集的村長和軍事長官焦把總都已等在廟外恭候。村長除了長著一對眼腫與眼白分不清的雞屎眼，最注目的是他棉襖上一塊大補丁，細針密縫，像背著移動的箭靶。焦把總比他的矮漢部下高出一個腦袋，滿臉胡須遮去半個臉，正九品官帽下一雙鯽魚眼，朝程先生看了很久。

矮漢跟焦把總和村長耳語一番。

"牧師大人，"村長用溫柔得像抹過棉花糖一樣的聲音說，"剛才這位軍爺已經說了，村裡不安全。請牧師大人留在這裡休息。車裡的銅板，我們代你去村裡發放，你一千個放心。"說完，村長示意矮漢把車推走。

"不行，貴村每人一串100銅板，余下的請留在車上。"程先生出手擋住矮漢。"洪洞縣裡我們還有四處村庄要發放。"

村長和焦把總對程先生的干涉顯然很意外和惱火。在他們眼裡，程先生充其量是一個懂些洋文的奴才。主子洋大人都沒有吭聲，憑什麼奴才要指手劃腳？

"他說得不錯，每個村都一樣，每人一串100銅板。"李提馬泰看到一場沖突就要發生，連忙出面支持程先生的立場，"謝謝各位忠告，我可以不進村，這位程先生必須跟你

們進村，因為領錢的收據要交給巡撫曾國荃大人。”

曾大人的招牌擋下了村長和把總想一手包辦發錢的計劃。又經過一番爭執，總算達成妥協，村長一共拿走1100串銅錢，其中120串犒勞駐軍，程先生可以進村，列席晚上在祠堂發錢。李提馬泰和推車的苦力，由村長的堂叔相陪，留在關帝廟過夜。

關帝廟裡正廳的牆上，三面掉光灰泥，露出青磚或破洞。李提馬泰一行被安置在廟裡破敗得最輕的一角。從他鋪下毛毯的地方往神像看，幾條鱗爪差不多磨盡的泥塑巨龍盤繞蓮花神壇，壇上坐著金漆掉得斑斑駁駁的關老爺，他的千年以來傳為美談的長須，像旱季的瀑布挂在露出泥巴的嘴唇上。李提馬泰為了瞭解中國的宗教文化，曾經拜訪過上百處如來廟，觀音寺，神明道觀。山西的關帝廟是他見過保養最差的廟宇。

村長的堂叔用架在泥地上的火盆燒水。水開后，他從放祭品的桌子上取下裝茶葉的陶土茶壺，灌入水，又從祭桌上取下兩隻缺口的茶碗，用打補丁的袖口擦去茶碗表面的灰塵。他慢條斯理地從茶壺倒茶水入碗，把其中一碗遞給傳教士，另一碗遞給四個苦力，讓他們輪流就碗喝茶。

李提馬泰小口慢飲，茶水很燙，他必須不時更換端茶碗的手，以免燙傷。當苦澀的中國茶水流入胃時，他覺得自己和這座破廟已經合為一體。

時值黃昏，沒有陽光的天色，很快暗下。破廟的牆上拉起火盆照出的長長人影，和關老爺的神像混在一起。飲茶后，李提馬泰邀請那位堂叔共進晚餐。晚餐的內容是從推車上帶來的蕎麥餅。這些餅是傳教士一路上從少數開張的糧店買下蕎麥面，請當地人揉成大餅后蒸熟的干糧。通常，吃蕎麥餅需要配吃酸菜或酸菜湯。不過，在這飢荒的年月，用茶水代替酸菜湯，送蕎麥餅下肚，照樣可口。堂叔和苦力們把蕎麥餅放在火盆上烤得表皮發黃生焦，透出新鮮面包出爐的香味，然后把餅一卷，足有拳頭那麼粗，小手臂那麼長，放入嘴裡，上一口，下一口，不一會兒，整張餅就不見了。然后又以同樣的勢頭吞咽下一張餅，直到滿頭大汗，響亮地打出飽嗝。最后，像進餐后水果一樣，堂叔和苦力們輪流喝下

一碗茶水，個個滿臉知足，圍繞火盆，躺下休息。

掂記著程先生的處境，李提馬泰卻毫無睡意。寒冷的夜風從牆上的破洞灌進來，他去推車取來第二條毯子和幾根洋蠟燭，從神壇下找到一把廢棄的插關老爺令旗的架子，挂上第二條毯子，搭成臨時屏風，才使點燃的洋蠟燭不被吹滅。在蠟燭光下，他先寫完日記，然後開始謄寫當天用晴雨表記錄下來的數據，作為注腳，把它們編入在山西修鐵路的大綱。他不是工程師，但是作為一個虔誠的傳教士，就像在他日記裡寫的，他相信西方文明的優越性在於它熱衷在自然界中探討上帝的工作方式，利用自然規律為人類服務。這就是在尊守上帝給予亞當的指令，去指配世間萬物。鐵路的誕生，是利用科學規律滿足人類的一個表現。把鐵路架到山西，是一條利用蘊涵在大自然中的上帝力量去為山西百姓謀福利的道路，使山西百姓對上帝的奇跡發生敬畏。

夜風刮得更猛，不時掀起令旗架子上的毛毯，洋蠟燭上的火苗在吹彎腰和直起腰兩個動作之間交替表演，引起牆上人影憧憧。傳教士注意到那位堂叔沒有睡著，卻在苦力們此起彼伏的鼾睡聲中偷偷窺視自己。這沒有什麼奇怪，自己是太原府到平陽府這一帶華人老百姓今生今世首次看到的高鼻子洋人。猜疑，防范的心理，擋不住他們接觸和接受國外訊息的勢頭。

李提馬泰寫完修鐵路的當天注腳，正要熄燭休息，卻依稀地聽到遠處傳來隱約的人聲喧嘩。這是韓家集祠堂在開會嗎？他戴上氈帽走出關帝廟。喧嘩聲果真是從二裡外的韓家集傳來。看來村長和把總並無食言，發錢的事情正在按照約定的那樣進行。此刻此地，最好的方式是靜觀其果。他沒有在寒冷徹骨的廟外久留，回到廟內，碰到堂叔站在門內等他。

“牧師大人需要什麼？”堂叔問。

“睡吧。”

李提馬泰入睡前看看懷表，已經將近午夜12點。

白天趕路的辛苦，以及和矮漢，村長，把總打交道的折騰，使李提馬泰身困體乏，睡得很香。

第二天早晨，程先生沒有回來。昨晚祠堂開會，錢發了一半，今晚還要開會發錢，所以程先生需要留在村裡。這是堂叔給李提馬泰的答復。中午時分，關帝廟前出現8名辮子兵站崗。

"這是為什麼？" 李提馬泰問堂叔。

"牧師大人在這裡的消息走漏了。焦把總為了大人安全，派兵保護。請大人和手下不要出廟。"

"我要見程先生。"

"今天不行。"

就像昨天在路上看到烏鴉突然起飛，一股莫名的恐懼向李提馬泰襲來。真是保護？還是軟禁？為什麼不讓自己和程先生見面？村長和把總想把余下的銅板統統扣下嗎？

李提馬泰忐忑不安地在關帝廟裡度過一天。他把工錢結算給苦力，免得到時候連這點錢都要被村長他們扣下。晚上，他豎耳細聽，除了寒風呼嘯，再也沒有傳來韓家集的人聲喧嘩。他在為程先生的安全祈禱時，責怪自己昨天固執，沒有答應村長和把總拿走全部銅板。

第三天早晨，一陣雜亂的腳步聲把李提馬泰驚醒。焦把總帶著一個品級更高的大清武官，以及20名士兵，氣勢洶洶走進關帝廟。

"快收拾行李！" 焦把總吼道。

"去哪裡？" 李提馬泰鎮定地問，手心卻在冒汗。

"洪洞縣。"

"為什麼？"

"有人告你私通亂黨。這位是洪洞縣千總大人，特地來押你去對案。"

"什麼證據？"

"證據就在門外。走！"

李提馬泰被帶到廟外，看到程先生五花大綁，被一隊比矮漢伍長軍服要整齊得多的軍人圍押。程先生沒戴帽子，臉腫得像口缸，露出剛受過刑的傷痕。

李提馬泰大聲抗議軍人們的行為，又一次拿出曾大人的招牌來譴責軍人虐待救災人員。

"洋鬼子，不要唬人。我們知道，你是自己跑來的，不是曾大人派你來的！這個程某人從前是長毛，你跟他同行，還想狡賴？念你是洋人，我們不綁你，跟我們去洪洞縣講清楚。走！"千總大人傲慢地說。

就這樣，李提馬泰騎上騾子，程先生步行，被傲慢的千總和他軍服光鮮的士兵，押離關帝廟。出發前，經過懇求，總算答應放苦力們回家。手推車則一齊押往洪洞縣。

跟兩天前比，天色更加陰暗。不幸的傳教士和他的跟隨被士兵押著，沿兩天前走過的官道，重新往北走。一路上，李提馬泰幾次三番嘗試同千總攀談，隻能探出事情的起因是程先生和焦把總都是湖南同鄉，焦把總在家鄉追緝過當長毛的程先生。至於這件事情怎麼了結，千總守口如瓶。在路上，發生過一次打破敵對氣氛的事情。一位推車的士兵發現牧師放在車上的精裝版聖經，他從來沒有見過裝訂得這麼金光閃耀的洋書，覺得一定十分值錢，討好地遞給千總。千總翻開一看，都是蝌蚪般的洋字，非常好奇，問牧師："洋鬼子，這書裡講些什麼？"

"書裡講，不要叫人家鬼子。"

千總哈哈大笑，把聖經扔回推車。

不出半天，他們進入洪洞縣的城門。城門內牆上醒目地貼著曾國荃大人曉諭全省百姓對災荒期間作奸犯科者格殺勿論的厲害告示，城樓的旗杆上挂著一串木盒子，裡頭裝著黑呼呼毛茸茸的東西，走近才看清是砍下的顆顆人頭。不久，他們一行到達目的地：監獄。

洪洞縣監獄的院子裡有一口內圓外六角形的井，井壁高半尺，靠近井口的地面又濕又滑，李提馬泰覺得晚上路過這裡，稍不留神，會掉下井去。井的三面是狹窄的過道，其中左面和正面是裝鐵欄的牢房，幾十個囚犯雙手攀住鐵欄，好奇地盯看傳教士一行進入獄院。就在這個地方，不顧傳教士抗議，千總命令把程先生押入正面的牢房，傳教士押入右邊沒裝鐵欄的廂房。

廂房分成兩間。一間裡，兩個穿褐色衫褲的中年女人和兩個穿綢棉袍的老漢坐在炕上打麻將，牌聲嘩啦嘩啦很響，他們沒有注意到一個洋人進屋。后來，李提馬泰知道這些人是典獄長的家眷，住在這裡吃喝從犯人頭上刮來的口糧。李提馬泰抱著推車上取下的行李走進另一間。借著面向院子的木窗透入的光線，看清這間屋裡鋪陳舊被絮的土炕，蓋滿灰塵的桌椅，以及在牆角如廁的馬桶。空氣裡瀰漫舊式箱底的味道。

當天下午，洪洞縣知縣郝老爺在縣衙提問李提馬泰。郝老爺白淨臉皮，文質彬彬，目光卻充滿傲慢和敵意，他問李提馬泰從哪裡來。

"山東青州府。"

"我問你從哪個國家來？"

"英國。"

"英國？！就是那個1840年反叛大清的國家！"

"英國沒有反叛，英國不屬於中國。"

"英國向乾隆爺進過貢，從那天起，英國就是大清的屬國。"

"你搞錯了，那是英國馬嘎尼爵士代表英國國王向乾隆皇帝贈送禮物，表示友誼。"

"大清物產豐富，怎麼希罕英國的禮物？"

"我們出來放錢，就是想讓山西百姓有錢購買鄰省的豐富物產。"

"你的那個長毛跟隨，就是想趁山西老百姓沒有飯吃，到這裡來煽動造反的嗎？"

"我很遺憾這種沒有證據的指控。我們來救災，稟告過曾國荃大人。"

“既然這樣，收到曾大人的命令之前，委屈你在洪洞縣住幾天。”

李提馬泰又被押回到那間沒裝鐵欄杆的廂房。他左思右想，猜不透到底是郗知縣在災荒年間對叛亂行為神經過敏，還是郗知縣仇視洋人救災，還是程先生以前跟那些湖南籍的軍官有私人過節，導致自己被軟禁在洪洞縣？

第二天早晨，典獄長家眷送來山藥粥，李提馬泰剛要道謝，卻聽到一陣撕裂人心的喊叫從院裡傳來。李提馬泰連忙湊近上鎖的木窗往外看。一個上身赤裸的青年犯人，一面反抗4個獄吏凶煞地捆綁，一面高聲喊冤，說他是在逃荒路上撿到而不是偷盜五枚銅板。不管他怎麼聲淚俱下的哀告，他還是被獄吏捆得嚴嚴實實，嘴裡堵上臟布，背后插下一杆大書“殺”字的虎頭令箭，拖出院子。李提馬泰看得渾身毛骨簌然，轉過身，卻剛好遇上那個家眷盯看傳教士放在粥碗旁的金表的貪婪目光。

從那天以後，每隔5天，就有一個犯人同樣悲慘地押去刑場。每次聽到那種撕裂人心的喊聲，李提馬泰第一個反應就是會不會輪到程先生。

無論如何必須同外界聯絡，成了李提馬泰朝思暮想的課題。他從贈送洋毛巾開始，經過多次試探，確定典獄長為了錢財願意替他傳遞書信，隻要傳教士保證不出賣他。於是，李提馬泰用那隻金表作定金，悄悄地向青州府傳教基地送出求援的信。

冬季的棉襖換成春季的夾襖，夾襖換成夏季的長衫。李提馬泰伏在那張缺角的桌上苦苦思索繼續寫求援信的措辭。一天，聽到廂房的門響起一陣開鎖的聲音。下一刻，他看見高易律師露出雪白牙齒的笑臉探進門來，后面跟著總文案容嘉樹。